

林雪儿·著

亲爱的宝贝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林雪儿·著

亲爱的宝贝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宝贝/林雪儿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321-5307-7

I. ①亲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8760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亲爱的宝贝

林雪儿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74,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, 000 册

ISBN 978-7-5321-5307-7/I·4208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4742977

第一章

1

单昊已经从天上回到地上，梅青还是习惯仰望天空。

她帮十二病室的病人合上窗帘时，望见了星星。她揣着星星回到护士站，走到了点儿的摇床前。本来睡着的丁点儿，睁开眼睛静静地看着她。那一刻，她觉得丁点儿的目光是上帝的目光。她忽然想起半年前，跟着末菜去做礼拜时唱赞美诗。此刻，上帝与丁点儿同在。上帝好像借丁点儿的目光告诉梅青，接受并且感激。

丁点儿的眼睫毛垂下来，像是幕布关闭了星空。梅青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。喧哗的产一科此时奇怪地安静，已经诞生的生命偎在母亲的怀里，即将诞生的生命还在母亲的身体里，他们或她们都是今夜开放在产一科的花朵。

诞生花，梅青想到这个词时，觉得应该分开来读：诞生——花。

梅青在处方簿上反复写这三个字，把自己的心也写出花来。诞生是动词，花是名词，而她帮助花诞生。有那么片刻，她对自己的职业接受并且充满感激。她给单昊发了没头没尾的三个字：诞生花。

梅医生，我疼，一个怪怪的声音在护士站喊叫。

梅青出了医生办公室，看清是明一纯在装怪，就说：上帝啊，男人会生孩子了。明一纯装出很疼的样子，把梅青和护士小宣都逗笑了。

明一纯停了笑，说他一个朋友的亲戚的朋友要生孩子，已经在来医院的路上了。梅青说：所有人都和你沾亲带故。

明一纯耸了耸肩，说：职业害的，我就是那帮朋友的私人医生。不过，给丁点儿带了个玩具来。明一纯掏出一个小手鼓，在梅青的面前摇动起来。

别把她吵醒了。梅青和小宣拦着明一纯，不让他进入护士值班室。明一纯说：我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

三个人站在丁点儿的摇床前，像是探视一件宝物。丁点儿睡得很酣，嘴角流出口水。梅青拿出纸巾轻轻地给她擦了擦。明一纯拉了拉她那肉乎乎的小手，轻声说：丁点儿，我就是你父亲，梅青是你母亲。

他们退了出来，都有些伤感。明一纯说：丁点儿父亲一个多月没来了。

她母亲还从未来过呢，梅青说。

小宣说，她想把丁点儿的照片挂到网上，让网友看看这是个什么鸟父亲和什么冷漠的母亲，但是护士长不同意。

2

尖声的叫喊，在电梯打开的时候，把空气都搅起了漩涡。明医

生……明医生……女人夸张地叫着明一纯，好像明一纯能减轻她的痛苦似的。一大帮人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婴儿用品，一脸的重托，眼巴巴地望着明一纯。朋友拍着明一纯的肩说：交给你，就放心了。

孕妇的丈夫叶胖子，停止玩手机，插话说：等儿子出生后，好好感谢你。这不，从怀孕到现在，他在娘肚子里就认识明医生了。

明一纯脸上笑着，心里却说：还是不认识的好，说不得以后还得当这儿子的私人医生。明一纯真的想躲了，从产妇怀孕开始，每次都来找他，让他带她去做 B 超。超声室的医生都开他的玩笑，说：明一纯，你这胎是儿子啊。弄得明一纯很尴尬。

叶胖子把一本厚厚的病历交给明一纯，朗声说：孕前检查全部正常。

明一纯顺手把病历递给梅青。叶胖子把明一纯拉到旁边，悄声说：找个好点的医生。明一纯让他放心，说梅青是很负责的医生，还开玩笑说：你的儿子一出生就看到美女医生，岂不更好。叶胖子笑说：那岂不是和他老子一样的色？

产妇安排在十二病室 33 床，在窗边能看到远处的岷江。可是产妇好像并不满意，说 33 这号码不安逸。梅青说：33 是最为神圣的数字，有一种宗教讲天堂里人们的年龄永远都是 33 岁。产妇被梅青说得笑了。她走到窗边，哇了一声，说：叶胖子，江边好美耶，叫你爸给我们买套临江房。然后她拍着肚子说：儿子，我们要住临江房。

梅青忍着笑，把产妇带到检查室。检查发现产妇宫口才开二公分，可是她叫得很投入，还把头摇来摇去。梅青说：你看过生孩子的电影吧。产妇来了兴趣，说：自己怀孕后就没上班了，几乎天天看电视，那些生孩子的戏都是假的，那些演员都没生过孩子。梅医生，你好像韩剧里

那个妇产科的女医生哦。

梅青说：没看过。产妇说：哇，这个电视剧你都没看啊。不过电视里好血腥哦。我才不当医生呢，太恐怖了。

梅青说：你现在不疼吗？

产妇说：真的耶，和你说话就不疼了。唉哟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不行了，我疼。

梅青把手放在产妇的手上，说：假如把孩子的出生过程当成一条路，那么这条路有一百米长，现在孩子刚刚出发，所以你还是节省些力气，到孩子需要的时候，你好帮他。行吗？

产妇咬着牙，点了一下头，问：孩子还要走多久才来？

你帮他的话，也许会 and 太阳一起来，梅青说。

出了检查室，产妇兴奋地对她的老公叶胖子说：梅医生说我们的儿子会和太阳一起来。

叶胖子很喜欢梅青的这句话，不再坚持明一纯为她老婆接生了。

明一纯对梅青说：行啊，你这文艺腔，病人喜欢。

投其所好，你没听见她说话全是哇哇的，梅青说。

明一纯笑了一下，说：小心点，这叶胖子背景复杂，C说他就是个烂人。

C？

哈哈，朋友的名字，也是个浪人。不过是浪漫的浪。

你浪得烂。梅青嘲笑明一纯的发音。

明一纯说：有事给凌主任打电话。

梅青说：啰嗦。

叶胖子把明一纯送下楼，说：反正一时半会还生不了，干脆叫上 C

宵夜去。

明一纯吃惊地说：老婆要生了，你还宵夜，太潇洒了吧。

叶胖子说：再体会一下无牵挂的感觉。

明一纯耸了耸肩，说：怪不得每次产检都是你老婆一个人来，敢情你并不想当爹啊。

叶胖子笑说，都是老子逼的。

明一纯想起朋友曾经告诉他，叶胖子的父亲是倒卖古董的生意人，积累了些资产，膝下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嫁给他的合伙人，年纪比他还大。叶胖子的父亲还一度 and 女儿断绝了关系，所以对儿子寄予很大希望。但叶胖子是个玩主，没个正经工作，拿他父亲的钱和一帮哥们儿混在一起，白天打牌，晚上喝酒，每天不到夜里三点不归家。叶胖子二十出头时，他的父母就开始给他张罗婚事，希望有个孙子后，能让叶胖子收心。叶胖子和前任老婆生活了五年，没生育，离了，又晃荡了几年，和现在这个女人结了婚。这个女人是闯过江湖的，你很难知道哪一面才是她的真实。叶胖子和她合作，在父亲面前表演得恩爱有加，其实不过是为了他父亲的钱。这个即将出生的儿子，可以说是他们的筹码。

明一纯把叶胖子推进电梯，又给梅青打了个电话，说：如果需要帮忙，可以随时叫他。

3

梅青没有睡，她翻看产妇厚厚的孕前超声档案：从最初一个小水泡

开始,慢慢成长,胚囊,心跳,初具人型,到可以动的身体和胳膊,再到长出肌肉。胎儿的发育过程是多么奇妙啊。再美的花朵也不如一团细胞发育成人那样惊心动魄。梅青看着最后一张超声图片,孩子把小手含在嘴里,美丽得让她全身流过一阵愉快的战栗。梅青忽然觉得,呆在子宫里的胎儿不是某个人的所属,而是奇妙的星空寄放在子宫里的,只是在出生过程中才慢慢加载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的生命信息,出生以后才属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。

梅青把自己想得痴了,恰好单昊发来一个短信:抱枕而眠,诞生日又耽误一天,明天加倍补起。

梅青想起单昊部队的规定,飞行前一天,不能同房,就开玩笑回了一条:明天飞行。

单昊回了个流口水的头像,梅青笑了。单昊刚从某个海军基地回来休假,决定这一次要个孩子。梅青和他算好了,假如现在怀孕,孩子就在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出生。单昊想要一个女儿,梅青用手堵住他的嘴,说:只要一个孩子,儿子还是女儿都是命定。单昊说:白当个医生,有科学的。梅青说:什么都科学了,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

梅青发了一枝梅花给单昊,独自笑了。她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“诞生花”三个字,透过窗口望了望深邃的夜空,仿佛她的孩子正呆在星空的某一处。她呼唤一声亲爱的宝贝,自己把自己感动了,心中满是爱意。她到婴儿室巡视一圈,花朵们都合了花瓣,到夜的深处梦游去了。婴儿在梦里去了什么时空,能否记起在子宫里度过的岁月?梦里是五彩缤纷,还是世界最初的模样?梅青屏息,静听婴儿们香甜的呼吸,然后闭上眼睛,恍惚置身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堂,花朵们正一瓣一瓣在

绽开。

叶胖子来找她,说他老婆不疼了,不知是不是出了问题。梅青过去给产妇做了检查。她用手抚摸产妇的腹部,胎儿反抗似的动了一阵,又睡了,好像说别动我,我还不出来。她听了听,胎心像时钟的钟摆平静而有节律。于是她便安慰叶胖子:别着急,等待越久,喜悦越多。

太折磨人了,我喜欢痛快,叶胖子搓着眼说,我要睡了。产妇拍着她的肚子:乖宝宝,不让你爸爸睡哈,让爸爸陪。

梅青笑笑,回到护士站,给丁点儿换了尿不湿。丁点儿只是哼哼了两声,就又睡着了。梅青把丁点儿的小手放到自己脸上,来回摩挲。丁点儿的小手激起她无限的母性。

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,叶胖子的儿子还呆在母腹里。神也许宽限他的安全感。

4

明一纯上班见到梅青,第一句话就问:生没?

梅青说:等你呢。

明一纯说:我今天要轮门诊,唉,只有吉心茹那个女妖了。

小蜜蜂,又是你的儿子啊。吉心茹抬起脚,要踢的样子。

拜托,我手臂上起鸡皮疙瘩了。明一纯伸出他的胳膊。

小蜜蜂……小蜜蜂……飞呀,吉心茹怪声怪调地说。

梅青笑得弯了腰,主任凌乔夫问:明一纯什么时候成小蜜蜂了?

医生护士哄然笑开了。

凌主任，你是蜂王，他当然只能是小蜜蜂。跟你学，天天飞在花丛中。我们都是花啊。吉心茹夸张地做了个模特造型。

凌乔夫脸上笑嘻嘻的，说：蜂王累啊。

吉心茹还要说什么，被凌乔夫挡了。凌乔夫说：交班。医生和护士们迅速站得笔直。

梅青交接病人时，叶胖子不管不顾地冲进办公室，说他老婆吐血了。凌乔夫示意梅青去看看。梅青跑到病房，发现产妇只是把嘴唇咬出了血。叶胖子说：你还是把她弄到待产室去吧，我的肉快被她揪掉了。

产妇咬牙说：你必须陪我，我是给你生儿子。

叶胖子对梅青眨了眨眼，说：手术室闲人免进。

梅青说：进待产室还早，在病房呆着还可以看电视。随后她又对叶胖子说：即使进了待产室，你也可以陪她，还可以在孩子落地的一瞬间拍照。

梅青对产妇说，她要下班了，等明天来看她时，产妇就是两个人了。产妇却要梅青帮她接生。梅青为难地解释说：科室有交接制度。实际上，她是和单昊约好了，要回清溪老家。产妇遗憾地说：晚上做了个梦，就是你把儿子交给我的。

梅青说：白天你会做另外的梦。然后她对叶胖子笑笑，说：需要什么可以找吉心茹医生。

梅青用消毒液洗过手，站在衣帽镜前涂口红。明一纯站在她身后，说：亲，要去约会啊？

梅青不理他，知道每当明一纯用这种淘宝体说话，他的坏主意接着就来。

吉心茹打趣说：小蜜蜂，这朵花不是你采的，梅花开的时候你正冬眠呢。

明一纯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，把工作服的纽扣解开，做出风流倜傥的样子，朗诵般地说：我的真情像梅花开透。

梅青和吉心茹都被明一纯逗笑了，吉心茹说：你不来我们科室，我们这些花多寂寞啊。这时凌乔夫走了过来，明一纯伸了一下舌头，赶紧去了门诊。吉心茹收了笑，迈着小步去了病房。

梅青对凌乔夫笑了一下，哼起了《一剪梅》。这首歌属于凌乔夫的时代，因为凌乔夫闲时，总会哼那么两句，科室里的人就学会了。凌乔夫在梅青心中的形象是模糊的，她看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因为她有时觉得他很平，有时又觉得他有一种与丰富有关的孤独。

5

梅青站在医院门口等单昊。

一个卖花人骑着一辆带货架的人力车，停在她面前。货架上摆着一些长势葱茏的植物，其中多是栀子，小小的枝头不可思议地承载了许多花骨朵。买菜的、晨练的人们经过时，都说花开的时候肯定漂亮。一盆一盆的栀子被人们买走了，剩下一盆叶子对生、花茎折断的植物，零零地歪倒在货架上，新鲜折断处渗出一些浆液。梅青不知怎么有一

种痛的感觉，她问卖花人这植物的名字。卖花人说：风铃草。风铃草大概是太普通的品种，加上又断了茎，卖花人倒提花钵，向垃圾桶走去。可到了垃圾桶前边，卖花人停了停，转身把风铃草放到了路边的花圃里。

这时，单昊打来电话，说他的战友要来，不能回清溪了。他问梅青还要不要一个人回去。梅青有些失落。这种事先安排好的事突然变了，让她生出一种空虚感。何况她昨天就对母亲说了要和单昊回去，母亲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今天一大早，刘叔叔就发来短信，说母亲去买了猪大肠。梅青认为这是母亲对她婚姻的妥协，因为单昊喜欢吃猪大肠。多好的机会，可是单昊却变卦了，母亲会怎么想。梅青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，有些怨单昊的意思。母亲只说了两句：当兵的人，突然的事自然多。自己选的，自己受吧。梅青不喜欢母亲的埋怨，立刻挂了电话，恹恹的。母亲好像意识到什么，又打来电话，说今年清溪茉莉二期花开得很好。梅青才释然，故乡、母亲都是和茉莉连在一起的，清溪两个字好像都散发着茉莉花香。

梅青的目光落在那盆风铃草上。风铃草这个名字让她的想象力无限地张开。旷野里到处是风铃草；花开的时候，风吹过能发出一种声音，像叮当作响的风铃一样的声音。澄明之景让她变得轻盈起来。她俯身抱起那盆风铃草，好像拥抱的是整个开花的原野。那盆风铃草剩下的花茎上有六朵花蕾，蓬蓬松松的，快开了的样子。折断的茎端花蕾繁密，还有一点纤维连着花茎。梅青把它抱回家，用胶布接好断折处，摆在阳台上。

饭桌上六盘新鲜草莓压着一张纸条，单昊说他出去会战友了，让她

自己做饭。梅青看了看收拾得整齐的家，心里暖暖的。她边吃草莓，边上网在百度网页输入“风铃草”三个字。跳出来的却是与诞生花连在一起的网页。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，大自然一片洁净，碧海蓝天，众神化作的花朵降临人间每一天。诞生花就是由此而来。西方人把在生日当天得到诞生花祝福，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途径。今天，也就是七月十号的诞生花，恰恰是风铃草。太有缘的巧合，实在是有种解不开的神秘之感。梅青觉得，化作风铃草的神正在看不见的地方注视着自己。她打开网上的风铃草图片，白色、紫色、淡蓝色还有渐变红色，都那么楚楚动人，娇弱堪怜，与她想象中能发出金属声音的风铃相去甚远。风铃草唤出她柔美的心境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伸出怜爱的触须。她给单昊发了个短信：爱。单昊回说：n次方。

梅青独自笑了。她哼着小曲洗了澡，换上白色丝质睡袍，躺在还存有单昊气息的床上，把自己扔给了众神聚会的梦境。

6

【写给未出生的孩子】

一个俊朗的男人，托着两个孩子，站在高高的海堤上。我在海堤下，仰望那个男人，心里万分紧张，生怕那个男人把孩子抛下大海。虽然大海已经张开丝绸一样光滑柔软的怀抱，准备接纳孩子，我还是下意识地伸出手臂。男人却一个漂亮的入水动作，把孩子安放在海上。他围着孩子，哼一首曲子，那首曲子慢慢长成一朵莲

花。孩子躺在莲花的中央喊妈妈，我推着莲花，在冰蓝色的海上飘过。多美的孩子啊！我哼着男人哼过的赞美诗一样的音乐，望着莲花中的孩子，幸福与爱好像无边无际的海水，把我淹没了。

梅青在单昊送给她的密码锁笔记本上，记下这个奇怪的梦，在扉页工整写下：诞生花——神赐。

梅青想做妈妈了，为了将来的孩子，不再胡乱地对付自己。方便酸辣粉是她的最爱，但是今天她自己做了青豆炒碎肉，蒸茄子，还弄了小白菜汤。单昊打电话来问她吃什么时，她报出的菜名让单昊直说“2012”到了。梅青说，“2012”如果是真的，那么她责任重大，就是生一个孩子为了人类的延续。等打完电话，梅青发现电话显示有个未接来电，是产一科打来的。她拨通电话，听到护士长兰瑾非常焦急的声音：快来医院。

梅青刚出电梯，就听到女人声嘶力竭的尖叫声。护士们行色匆匆。兰瑾一看见她，就说：快点去产房；凌主任和明一纯因为一个产妇胎盘前置大出血，正做手术；吉心茹在守一个高危产妇。33床偏偏在这个时候快生了，她不要助产士接生，正闹腾。梅青在准备间换衣服的时候听到产妇在高声叫骂：叶胖子，你混蛋。老娘不生了，不生了。叶胖子，我日你先人。

梅青皱了皱眉头，疼痛让先前那个满口台湾软语的女人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哪一个才是女人真实的面目呢？梅青进了产房，叶胖子满头是汗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产妇在产床上动作幅度很大地扭来扭

去。助产士按住她的腿，不耐烦地说：别叫了，全世界的女人都会生孩子。

梅青听听胎心，有点偏快，就把氧气给产妇罩上。梅青抚摸着产妇的肚子，说：不疼的时候深呼吸，疼的时候用力往下。产妇说：梅医生你来了就好，我要你给我接生。

助产士不满地哼了一声：全世界就你一个生孩子。

梅青拉拉助产士的手，表示歉意。助产士甩开了。助产士做了二十年助产，经验比梅青丰富多了，而产妇却选择她这个毛丫头接生，助产士自然有些不愉快。产妇却不管，一下变得乖巧起来，不再大幅度地动，疼的时候也不骂叶胖子了，只是嘴里无目的叫着：梅医生……梅医生……疼痛的间歇，她说：梅医生你给我说说话吧，我喜欢听你说话。

梅青看见胎儿的头发隐隐而现，就边穿手术衣边说：知道诞生花吗？

产妇说：蛋生鸡，怎么生花呢？梅青噗的一声笑了，给产妇讲欧洲古老的习俗，讲诞生花的传说，说今天出生的孩子的诞生花是风铃草，一种很美的花。产妇高叫一声，孩子脱离了她的身体。孩子的脐带较粗，梅青用钳子钳夹时，钳子好像小了，不能夹完。助产士开了另一个消毒包，准备取大号的钳子，而且边开包边说：消个包，成本要几十元钱。梅青没有说话。孩子一直没有哭，肢体的肌张力也在降低。梅青吸尽了羊水和痰液，孩子还是像呆在母腹里一样闭着眼。

叶胖子焦急地说：梅医生你要救我儿子啊，我给你烧高香。

梅青用一张纱布盖在孩子的嘴上，口对口做人工呼吸，孩子的肢体慢慢地恢复了张力。梅青剪断脐带的瞬间，孩子才哭起来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。当她给孩子穿衣服时，发现孩子骶尾骨的上方隆起一个米枣

大小的囊肿，她脑子里闪过“脊柱裂”三个字，但又在心里否认了。如果只是一般性皮下囊肿就好了。她把哭叫着的孩子举到产妇面前，惴惴不安地说：看看你的孩子吧。

产妇的头发被汗水湿透了，粘在一起。她睁开疲惫的眼睛，看了一眼，说：梅医生，梦里你就是这样抱给我看的。梅青本来想把孩子长有囊肿的事告诉她，但又忍下了。她把叶胖子叫到了婴儿室，让他看孩子后背的囊肿。

叶胖子说：无所谓吧，这么小一点，切了就行了。

梅青说：等凌主任看看再说。

孩子的小嘴网来网去，像是在寻找吃的。梅青把孩子抱给产妇，教她怎么喂奶。叶胖子在旁边愉快地说：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

梅青摇了摇头，回到办公室。凌乔夫还没有下手术台。她查了关于脊柱裂的资料。真怕是脊柱裂。脊柱裂是一种常见的先天畸形，是胚胎发育过程中，椎管闭合不全而引起的。囊性脊柱裂是椎管内容物从骨缺损处胀出造成。但愿但愿，孩子不是这种情况。梅青有个让明一纯嘲笑的习惯：遇到不好的事，她总是徒劳地说但愿但愿。梅青放下书，又去看了看孩子，很仔细地摸，越摸心越紧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叶胖子：孩子先天脊柱裂。

梅青沉郁的样子让护士长兰瑾觉得很奇怪，但兰瑾没时间来问她，